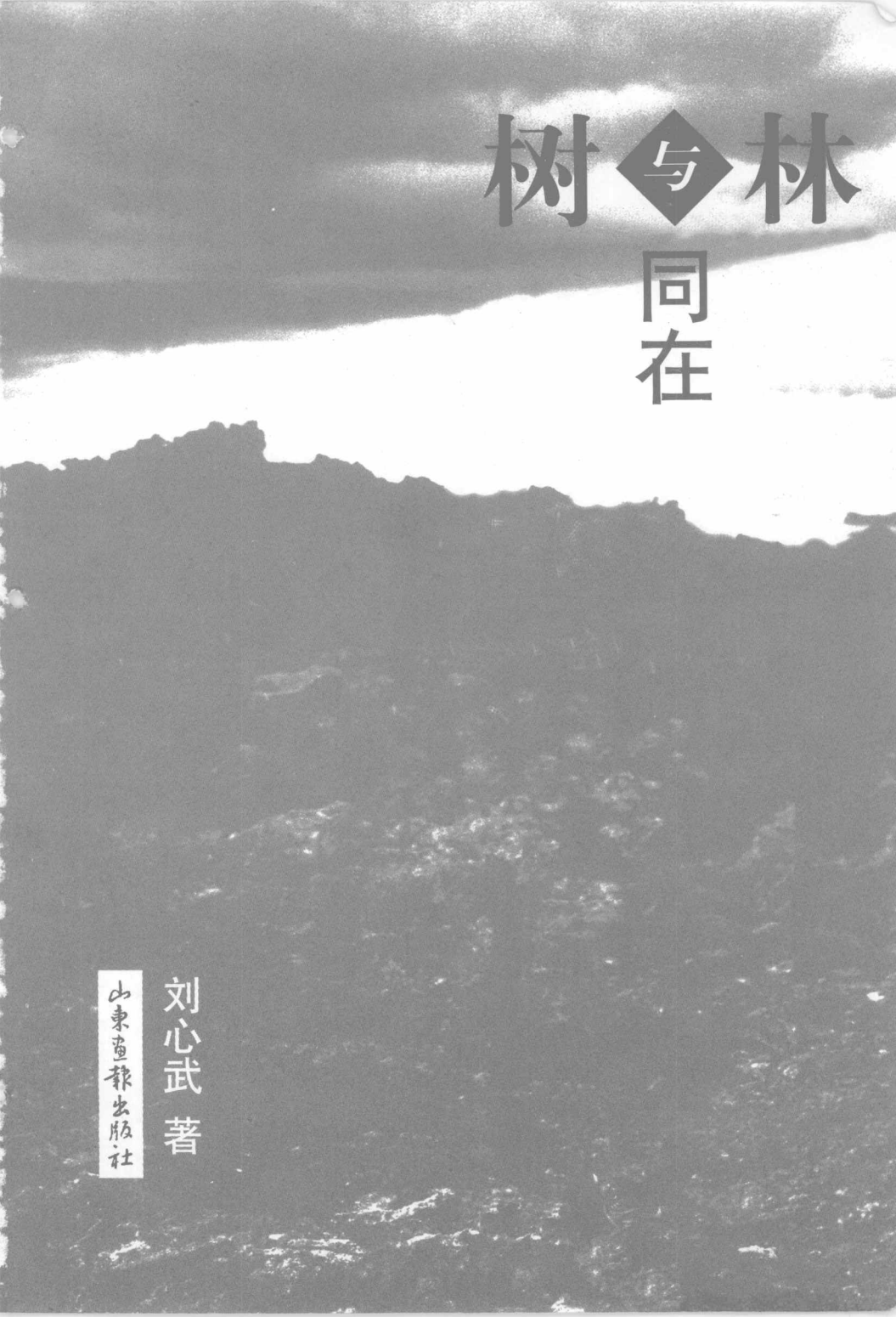


树与林同在



树与林同在
SHUYULINTONGZAI
刘心武 著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树与林

同在

刘心武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书 名 树与林同在

著 者 刘心武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(厂址: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:253006)

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32 开(880×1230 毫米)

9.75 印张 174 幅图 125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335-1/Z·58

定 价 21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“这叫做,我爱你有多深!”
22	名流明星,宁有种乎?
41	走出贝勒府
85	静夜里,谁的青春在饮泣?
116	阅尽人间秋色
	遇罗克一家的故事:
145	他们和任众、笔者的某些命运交叉
201	人生如草枯又绿
230	当飞机升空的一瞬
265	开满半枝莲的小院
300	休止符

“这叫做，我爱你有多深！”

又到星期四了。每周的这一天，总会有一群高龄男女，汇聚到北海公园北岸的五龙亭，渡过一段欢乐时光。

北京的北海公园，即使是从未到过北京的人，也多半会有些从照片、影视中获得的感性印象。花木繁盛的白塔山，叫琼岛，顶部有一座差不多跟山一样高的尼泊尔式佛塔；琼岛被称为北海的湖面环绕着，岛北的湖面相当宽阔，湖的西北岸边，有五座琉璃瓦顶的亭子，它们错落有致地建在水中，以桥堤与岸相通，并互相勾连。这五座水亭便是五龙亭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亭中曾是达官贵人宴饮的地方，在张恨水的小说《春明外史》里，对那一空间中的勾心斗角、男痴女怨，有很生动的描绘；五十年代末，杨沫发表了她著名的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后来由崔嵬执导，谢芳主演，拍成了风靡一时的影片，其中有好几场戏，如女主角林道静与她的女伴携手谈心，背景就用了五龙亭；影响最大的，应属五十年代初拍成的一部儿童影片《祖国的花朵》，我这一代人，以及我以下的几代人，都难忘影片



北京北海公园。琼岛上的尼泊尔式白塔览尽人世沧桑却始终默默无语。倘若有一天它开口讲话……

中那首由乔羽作词、刘炽谱曲、抒情性很强的歌：

让我们荡起双桨，
小船儿推开波浪，
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
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
小船儿轻轻，

飘荡在水中，
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……

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中，多次放送过这部黑白影片。影片的故事现在看来不仅幼稚，而且让孩子们通过开会来解决问题，也有点可笑，然而，像我这一代人，所看的已不是故事，所听的也不是插曲，面对着那些晃动的画面，头脑里不免漾动出涟漪般的联想，比如，影片里饰演志愿军叔叔的那位演员，曾在《智取华山》中担纲一号英雄的，叫郭允泰，他在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中，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从此消声匿迹二十多年；而影片中扮演先进儿童的柳青，她的母亲梅娘，也在“反右”中遭难，二十多年后，母亲得到平反，长大成人的柳青却远走他乡，某杂志曾刊出她在加拿大家中的照片，那居室的装璜布置，她的一身穿着打扮，特别是她斜倚在沙发上的肢体语言，以及眉宇中所透漏出的情愫，曾使得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胡平不胜感慨。这胡平比我小，但也曾是那部《祖国的花朵》电影的虔诚观众，是那首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插曲的永不厌烦的听者，还记得歌中这样唱道：

做完了一天的功课，
我们要尽情欢乐，
亲爱的伙伴请你告诉我，
谁为我们安排了幸福生活？
……

胡平在发感慨的文章里，把柳青和另一位演员弄混了（这并不影响他感慨的指向与力度）。在《祖国的花朵》这部影片里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，是由张筠英饰演的落后儿童，这个

落后女孩，还有另一位落后男孩，都是在柳青饰演的先进儿童以及老师的帮助下，才终于“改邪归正”的；那先进儿童不仅脖颈上系着红领巾，而且臂袖上还别着三条红杠标志（这说明她是少先队大队长），那一形象曾使整整一代甚至几代有“落后思想”的儿童和青年望而生惭，可是，现在偏偏是扮演她的人（并不是扮演落后儿童的张筠英——她现仍活跃在国内的艺术界），却已移民加拿大，并且通过杂志上的彩色照片，使我们感受到她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……胡平的文章绝没有臧否柳青选择自己居住空间的意思，他只是由此感觉到了时代的沧桑、人生的无常，以及对命运的敬畏与无奈……

时代·岁月·人，也许，生活就是如此，命运就是如此，个体生命无从选择他或她所处的时代，群体生存也很难说就能在岁月中永保一个既定的方针，惟一不变，或至少很少、也很难变化的，是人性。

上面我们提到了张恨水，杨沫，崔嵬，谢芳，乔羽，刘炽，郭允泰，梅娘，柳青，胡平，张筠英……他们都是名人，或至少是其才能一度闪出过覆盖面很大的光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符号价值的人物；然而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，特别是生活在我们国家这块巨大的陆地上的人们，其最大多数的是普通的、没能出名的人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：芸芸众生。

时光流逝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。九十年代社会生活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中，展拓出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民间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涌现出了越来越各具特色的民间族群，而构成这些民间族群的成员，基本上都是芸芸众生。

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的中国，是民间空间最广阔最丰富，也最杂驳最混乱的时期，也就是说，在社会上，除了政治空间，形形色色的非政治空间相当多，呈乱花迷眼之

势；当然，若干民间空间，是与政治空间相重叠、相依赖、相纠缠、相渗透的，如某些宗族行帮、宗教道门、青楼舞场、“黑社会”等等，但毕竟还不能说就等于政治空间，它们毕竟有若干确实是非政治的形态与内涵。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就会发现，不仅港、台的影视作品对表现那一历史时期的故事热情恒在，时下大陆许多影视作品，也特别乐于从那个历史时期取材。道理很简单，有那么丰富的民间空间当背景，出场人物可以形形色色，展现的场面可以千变万化，光是布景与服装也够观众眼花缭乱的，再嵌入悲欢离合、生死歌哭的曲折情节，映放的商业性效果一般都不会太差。

1949年以后，民间空间得到清理，若干举措，像取缔妓院烟馆，消灭山野流匪与城市“黑社会”，禁绝纳妾与包养情人，关闭某些迷信场所等等，都是大得人心的，但是，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，政治空间逐步膨胀到充塞于整个社会的地步。“文革”初期，某些群众组织的出现，可能略带有一点民间空间色彩，但很快也就便被整体控制；到“文革”后期，所有的民间空间可以说被铲灭尽净，那时候一个人如果说想在官方指定的政治空间（那也基本上就是生活的全部）以外，自己找些同乡或同学，组织个同乡会或同学会，那他一定会被认为是胆大妄为，甚至于有可能被指斥为“搞反革命串连”而遭到无情打击。

可是，现在到了九十年代。我们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到，在北京北海公园，在五龙亭那里，已经好几年了，每逢星期四，便有一群人，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，最少时也总在二十个以上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，不同的居住地，各自有着不尽相同的家族背景与人生历程，只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，聚到一起联欢，其最核心的娱乐方式是唱歌，所以称歌友合唱团。这种“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系统”，特别是脱离政治领导，在“文

革”后期尤为大忌的民间组合，现在岂止是歌友合唱团，有的搞起同窗联谊会，不仅联络大学的、中学的同学，甚至于在睽隔几十年后，忽然寻找起小学的同窗来，白发聚首，虽说是“呼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，却觉得心灵上获得了莫可名状的慰藉；同乡之间的联谊更是理直气壮，活动频仍；也不都是老龄人串联，中年一代，同赴过北大荒或内蒙或云南的“生产建设兵团”的，同到过延安地区或长白山下插过队的，也就是被称为“知青”的那几茬人，他们有的也大发怀旧之情，为满足这种感情的宣泄，北京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直接提供他们活动的餐饮场所，如“黄土地”、“黑土地”、“向阳屯”、“老插餐厅”等等；复原退伍军人则有“老兵餐馆”；当然为数更多的民间社群恐怕还是“人以趣分”的种种爱好者，如集邮迷，集火花迷，集二三十年代旧香烟广告与旧月份牌迷，养鸟遛鸟迷，淘澄古玩迷，猫迷狗迷，金鱼迷热带鱼迷，乌龟迷蜗牛迷，垂钓迷，武术迷，气功迷，爬山迷，足球迷篮球迷，京剧迷评剧迷，琴迷笛迷，古典音乐迷，摇滚乐迷，流行曲迷，芭蕾舞迷，交谊舞迷，大秧歌迷……除了称“迷”还有称“友”的，如音响发烧友，唱片光盘友，书友刊友，牌友泳友，车友驾友，电脑网友……数不胜数，甚至千奇百怪，例如我就遇上过“一小撮”热衷于“饭蛔蛔”的人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，观摩在自制温箱的土中“饭”（即让其交配、产卵并孵化）蛔蛔的成果，并交流心得；更令人感慨万端的是，当年被视为最神圣的领域，最政治化也最不容民间化，尤其不能商品化的某些事物，竟也终究还是走出了政治，彻底地民间化，公开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了，最突出的例子便是“毛家菜馆”的开张，据报载，开张那天，毛的女儿李纳及夫君，毛晚年的秘书张玉凤，还有“文革”中红极一时，与迟群齐名的那位“小谢”即谢静宜——她“文革”后似乎很霉了一阵——都欣然到场，这

一别开生面的场景，是否标志着中国社会民间空间不仅有所恢复，而且展拓到了一种新的格局？

还是回到星期四，北海公园五龙亭从东往西数第二座叫滋香亭的亭子里面，歌友合唱团的男男女女们陆续到场了。大约是上午九点多，到场的或坐在亭栏上闲聊观景，或在亭中随意走动逗趣，他们有的自带了玻璃瓶加玻璃丝防烫套的茶具，里头沏好了茶；有的买了矿泉水，小口地喝着；九点半左右，拉手风琴的、负责指挥的两位，会招呼大家，于是歌友们便自动聚到亭子中央，也不排成严格的队形，大体上是男士们一边，女士们另一边，开始了演唱；往往是，先唱起一首五十年代便悬在他们心弦上的苏联或东欧的歌曲，倒也不一定是《三套马车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那种尽人皆熟的老歌，很可能是以诙谐的声调，并不齐整地唱出：

妈妈她到林里去了，
我在家里闷得发慌，
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，
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……
看我长得多么漂亮，
谁能说我不漂亮啊？
妈妈给我做了一身多合身的绣花衣裳，
妈妈有了我这女儿多么欢畅！

……

这歌声会引得过路的游人们格外关注他们，特别是那些男歌手居然也摇头摆脑地唱出“女郎自述”，令人发噱。一些跟他们年龄不相上下的国内游客，会有一种似熟悉又陌生的“乡音”感，丝丝缕缕地旋出心头，啊，五十年代初，那时候，从



歌友队的男士们合唱时自有一种雄风豪情。他们头上富有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特色的长廊彩绘，同他们正引吭高歌的苏联旧曲，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滋养源出何处。这一代的歌声风采逐渐远去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，信然！

东欧到中国到朝鲜到越南，一个红色阵营横跨欧亚，那理想的花朵，真是硕大而芳菲啊！是的，有些人想起来了，连同个人那时的某些隐秘的、朦胧的、甜蜜的，后来却被击得粉碎、派生出无限醉辛的情绪……想起来了，这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《照镜子》，于是，很可能，听歌者驻足，想再多从这意外的邂逅中，捕捉些能令自己意乱神迷的享受……

可是，歌友合唱团很可能又唱起了一首曲调相当优美的“文革”歌曲：

……你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们是群星，
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……
……你的光辉，像春天的雨露，
我们在你的哺育下，茁壮成长……
……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——

那歌声是诚挚的，和声效果极佳，谁说“文革”中只有吵架式的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那样的歌？当时确实有某些富有艺术才能的谱曲者，谱出了悦耳的音符……当然，这歌声令某些旁听者吃惊，困惑，甚而失望；然而，接下去他们听到的一句被改动的歌词：

让我们大家遭了殃！

演唱者们的表情竟很难看出戏谑的成份，他们为什么不按原来的歌词“把我们百炼成钢”唱？有旁听者走过去询问过，其中一位歌友从容地回答说：“这歌曲调很美，我们当年常唱，人总不能忘记过去唱过的歌，是吧？……最后一句，没办法，‘文革’被宣布为浩劫了不是？我们再那么唱就犯错误了不是？”

被这样演唱的歌曲不多，绝大多数是认真努力地努力传达出原词原曲的内涵韵味，例如：

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故乡，
为什么离开得这样匆忙？
想一想红河谷你的故乡，
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……

这样的吟唱，使某些外国游客尤感兴趣。他们会站在河岸上，用望远镜给歌友合唱团拍照。这首流传久远的加拿大民歌，在三十年代，一度被改用来歌颂西班牙内战时共和军的英勇捐躯者，歌友们有时会唱那个版本：

西班牙有个山谷叫亚拉玛，

多少同志在怀念着它，

多少同志倒在这山下，

亚拉玛开遍了鲜花……

往往是，几首歌唱过去，会有歌友不愿马上再唱了，他，或她，会问：“咦，任众怎么还不来？”

任众住得远，他退休后在昌平一个村子里置了一个小院，从那里到北海，要倒好多次公共汽车。但他总是在歌友们等待他的心情不至于变化为怨怼时飘然而至。

任众来了！这是一个呈现出三十岁的活泼、四十岁的洒脱、五十岁的体魄，实际却已年过花甲的男子。他以矫健的步伐一阵风似的跃入了五龙亭，敏捷地转动着身体，微笑着跟歌友们打招呼。歌友们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干部职工，行政级别高的，有前局长；专业职称高的，有数学教授；社会地位中不溜的居多，中小学教师、中级工程师、中级医生、会计师、科员，等等；也有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，如退休工人、售票员、售货员；近来又增加了几个款爷，他们把自己经营的饭馆、商店转租给了别人，每月坐收几万元的纯利，闲得发闷，遂也开着私家车，穿着名牌服装，来投入这合唱自娱的民间社群；任众和所有的歌友都逐一地打招呼，但他每次总是格外热情地跟老傅，还有他的老伴握手。老傅是个退休工人，他老伴因为二

十多年前受到过强刺激，背总是躬着，两只眼总是蓄着吃惊的神色，嘴巴也总不能完全闭合，这两口子至今还总穿些的确良的衣服。的确良是六七十年代风靡过的纯化纤面料，虽然挺刮，却不吸湿，透气性差，现在早已被视为落后的东西；老傅两口子经济上的明显窘迫，歌友们倒都从未对之流露过鄙夷，但是老傅的老伴，耳垂上总吊着粗大的廉价耳坠，两边手腕上总套着好多个仿玉的塑料镯子，脖子上总挂着做工粗糙的骨制项链，这就引得某些歌友忍不住跟老傅说些个打趣的话；任众不仅从未打趣过老傅，还总是透过许多细小的地方，对老傅两口子体现出平等尊重与温馨关照，所以老傅也是歌友中每次最盼任众早些到来的一个，他曾说过：“任众不来，我觉着跟缺了好多人似的！”

任众的大受欢迎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会唱的歌多，往往是，他带头唱一首歌，开始只有一两个人能跟着哼，他边念词，边表情丰富地教唱，接着就有更多的人能唱了；这大都是些这个社群青年时代没唱过也听过的歌，在合唱中大家暂忘如今各方面的不同，仿佛汇聚到了某种共享的精神容器中，甚至于连老傅两口子，也忘情地把他们的声音融进去，虽然他们总不免有些走调……

任众这天又带领大家重温了一首老得掉牙，却令人心生无限联想的歌：

蓝色头巾在原野上发亮，
有双明媚的眼睛闪光，
在那广阔的绿色的地里，
有位姑娘在纵情歌唱……

这首歌叫《相逢在匈牙利》，却是一首保加利亚歌曲。时



歌友们在滋香亭中认真地演练新歌。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,不同性别、不同年龄、不同的身体状况和不同的气质,当然还有也许是差异很大的人生经历,都不妨碍他们在一首新歌中同获心灵的慰藉。

代·歌曲·人,从五龙亭的这些歌声中,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怀旧之情,更有人性深处的某些既无奈又固执的呻吟诉求。

唱着唱着累了,歌友们散开,不是消极地休息,而是积极地调剂情绪。有时就拉节目,在笑声与起哄声中,任众是被拉得最多的一个,他从不推辞,让他“来一个”,他便来一个。他的口琴吹得极好,从衣兜里抽出口琴,往嘴边一放,立刻,

或《红翼鸟》，或《杜鹃圆舞曲》，活泼流啾的旋律便在亭中绕梁不止；有时候，他还表演诗朗诵，他的表情恰到好处——既鲜明又有所克制；他的声音抑扬得体——既动情又音正腔圆：

啊，我的爱奴，

如果爱我再替我采点珊瑚。

青年怀着窘迫的烦乱跳入大海，

却寻觅珊瑚或者死亡。

大海里卷起了圆圆的泡沫，

波涛汹涌而上又汹涌而落。

波涛再度涌来，

但没有把亲爱的人儿带上岸边……

不管听的人知道或不知道这是俄罗斯古典诗人莱蒙托夫的《短歌》，在湖水漾围的五龙亭里，他们一时都不禁怦然心动。

任众还常常用自备的傻瓜机给歌友们照相，除了大合影、小合影，还经常给单个人拍照。提前退休的歌友小冯只有五十来岁，因为是残疾人——一只胳膊萎缩，再炎热的夏日也总穿着长袖衣服——从来都回避拍照，任众也从不拉他拍照，但任众多次在大家联欢时偷拍小冯，最后从十多张照片里选出了一张小冯欢笑的全身侧影，洗印出来送到小冯眼前，小冯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从某种角度看，相貌风度竟和那些歌星影星几无差别啊！从此小冯把那张相搁在钱夹子里，自己展玩之余，还经常拿给别人看：“猜一猜，这是谁？”任众不仅给